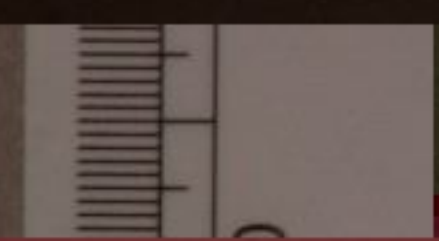


311
11



Black

偉人



圖書文庫
文庫11
A

文庫
A1695
15

明 治 十 有 九 年 新 鑄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忠孝天

近世偉人傳
忠孝天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九方公是字
蒲生氏本

重章夙欽
源烈公之
為人齋壁
掛其自書
國詩又獲
其所佩玊
珀墜子室
之今又以
其書弁偉
人傳豈偶
然哉

二
卷
天

蒲生子開著偉人傳至第八
編謂余叙余自初編歷覽
所載其間奇傑之士多心
存王室力抗腥羶者惜乎
生不逢時所遭坎坷或膏

近世偉人傳
青國余公使序
二
蒲生氏

志終老或殺身成仁使亦
為之傳則忠孝節義之
人湮沒不彰其何以為教
庶勵學者勸今甫生殫
十餘載搜羅之力復成是

編蓋凡猷以闡揚幽潛自
但且使讀之者鄙夫寬
舊夫新此道人心之補豈
淺鮮哉余故樂綴數言
而歸之

聚亭曰乙酉秋余始見徐公使於永田町公署公使握手驩談約序拙著今夏果見贈此序文可謂信人矣

光緒十二年丙戌初夏

六合海承祖



聚亭曰此詩先獲我心乃次韻曰無復憐才周召侍孤忠誰識抱先憂好將史筆圖千古愧落人間第二流

直筆今無孤董儔

潛夫著論且銷憂

非關韓子成孤憤

近世韓人傳
勿於公吏真詩
日
痛生大宰

祇為江河日下流

贈蒲生子閣

黎庶昌



直筆今無外重衡

近世偉人傳第八編序

古今傳記不一有與正史相表裏者歷代名臣言行錄國朝先正事略之類是也曷言乎正與正史相表裏國史之為考也忠賢者載之奸佞者亦載之明興衰治亂之原垂前古之法戒也若名臣言行錄與先正事略則意在法而不及戒故第載賢哲之嘉言懿行與其豐功偉烈已耳然亦有不可無傳者若者不必為之傳者又有不啻立傳而附

見於他傳者其間去取之權衡蓋隱存
筆削之微意焉故曰與國史相輔而
行之嗟夫士生於世福位之權存人著
述之權在己苟能乘時應運出其所
挾持以為社稷蒼生之福過之幸者也
若其不然將聽命於人乎抑聽命於
己乎韓退之嘗曰使僕耕於寬閑之野
釣於寂寞之濱將求國家之遠近
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世窮古來賢豪有志之士未有不

注意於此者也日本蒲生子闇嘗為史
官性行耿介不能諂佞解組後取東
國人物之可傳者著近世偉人傳一書
自丁丑迄今成考七編網羅至二百餘
人大抵輜軒所未采柱下所未編者今第
八編將告成屬予弁言予觀子闇用力
之勤豈以文章博譽哉易曰多讓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闇殆於此以觀
摩之益而歆以己之所得以之於人也後
之讀是書者聞古人忠孝廉節而敬之

慕之則歌泣之情將有發於不自覺者
 子圖之所以維持世運於無形者又豈淺
 鮮哉予故樂泚草而為之序若夫人
 不必求偉而概目之為偉人則子圖自
 序初編固已言之矣予又奚贊焉
 光緒丙戌季春六合徐致遠拜撰武林
 陳衍蕃書



序



嗚呼天下何可一日無偉人哉偉
 人之於天下猶巨木之於山大魚之
 於海山以有巨木而鬱蒼深幽如
 有嚴威然海以有大魚而活潑盪

川田竟江
 曰以嗚呼
 二字說起
 通篇帶嗚
 嘆口氣善
 學五代史
 筆法

激如有氣勢然若使山而無毛髮海而無鱗甲也則將何以能成偉大之觀哉夫邦國亦然使邦國而無偉人也則生齒之蕃雖有億萬猶之榛狫鹿豕之群于野耳何足以成邦國哉

兗江曰幹旋有力

然而偉人之出世若有天命然又其出或多于西方或多于東方中世以後歐羅巴多出偉人其興也淳焉亞細亞之南不出偉人其亡也忽焉迨至歐洲之兵威漸迫東方而宇內之勢大變

近世偉人傳
中才奇字序
有若皇天棄不棄吾國。偉人先後輩出。
有若高山正之。蒲生君卒不憂一身之
牢騷困苦。而以皇道之陵夷。戎狄之
猖獗為憂。以致天下稍聞風而興。
有若高摯長英。渡邊華山。首講

遠西之書。觸時俗之忌諱。殺身而不悔。
以大開天下之耳目。其功可謂偉矣。其
後有若吉田松蔭。死于獄。有若佐
久間象山。之被死于道。皆所以使一世
進于文明。非偉人之翹楚而何。其他

或以奇節卓行顯于世。或以一材一藝著其名。可入偉人之列者。指不勝屈。烏若使有如太史公者。以傳神之筆。記而錄之。垂諸不朽。不亦善乎。幸而天又生其人。乃蒲生君聚亭也。抑

夫方今普有比斯馬克。英有額拉斯敦。清有李鴻章。皆一代偉人。其他獨立之國。無不有偉人。賴以維持紀綱。賴以免于滅亡。今吾邦不乏偉人。然亦不能無大望于後起之有人。是

瓮江曰好
結末有此
一節上文
許多人物
有所歸宿

總生寬曰
文章亦凜
凜有生氣
非大有所
感于內而
作者不能
如此動人
之多

竟江曰雜
引本邦中
西許多英
雄豪傑以
一個偉字
為針線錯
綜成章所
謂偉觀愚
於是篇見
之矣

維新初君
與峰須賀
君並為識
定官余以
史官出仕
議政官日
接警咳今
俸指既已
十九年矣

近世偉人傳

中本郡守

廿七

清生

書也可使讀者感憤激發有所樹
立。純。續。以自進于為偉人矣。
若史公之書。豈能有是哉。

明治十九年六月 敬字中村正直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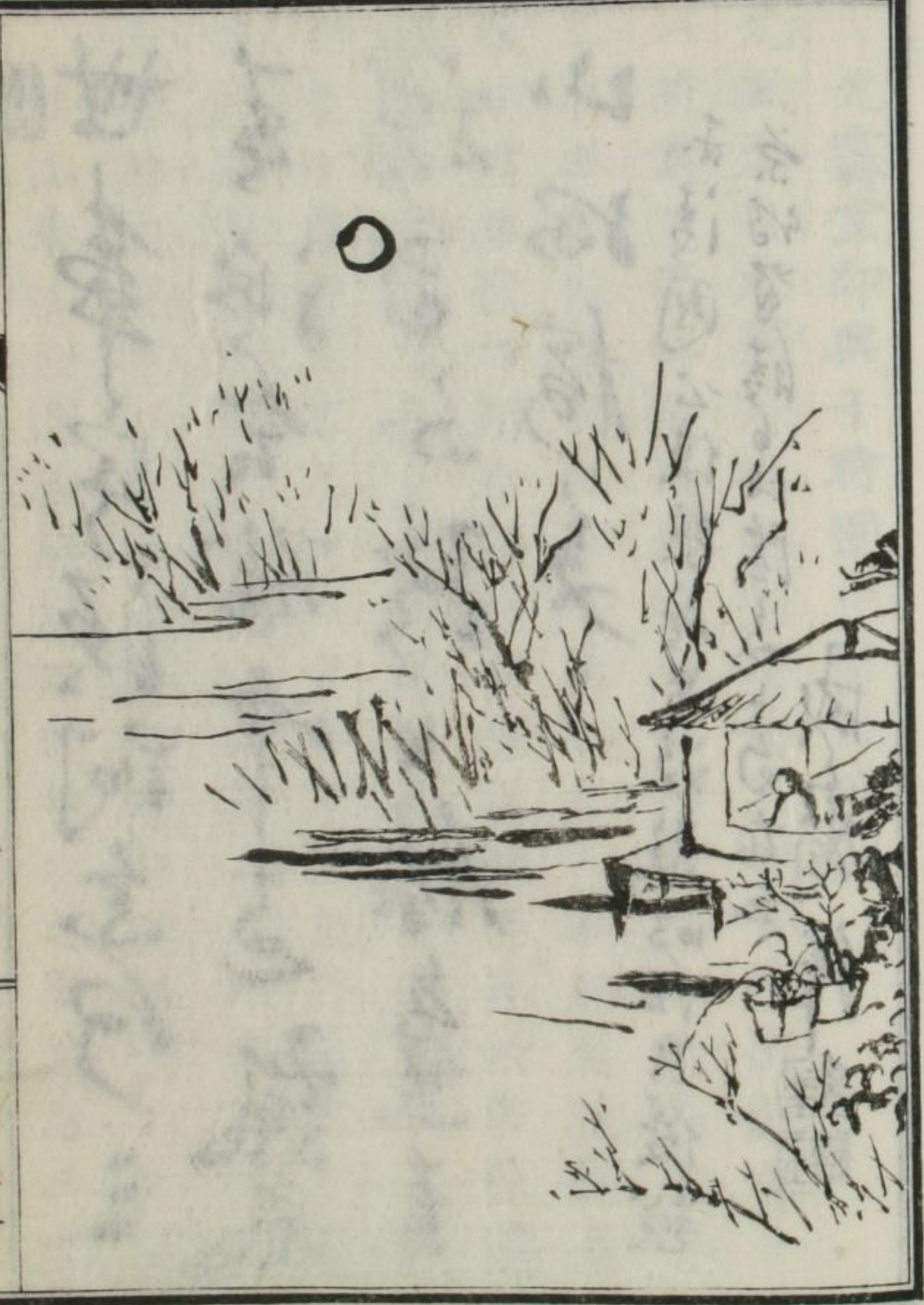


春城靜處再逢君
話熱樽前坐夜分
好是東風吹不定
陶笛花影月鈞
賦亭雅興席上慶美



卷之七 寺
頁
十一
浦生氏

有客朗吟
 日邊斷紅
 塵一水通
 橋頭遙指
 有仙宮碧
 桃花發春
 月白人在
 茫茫深雪
 中



近世偉人傳
 頁寺
 十一
 痛生氏
 卒

近世偉人傳
 是言
 一
 潘生氏

光霽堂圖
 春桂齋氏謹畫



聚亭曰多
少感慨余
嘗愛放翁
羣兒誰信
老懶懶萬
事不禁醒
眼看一聯
重野君此
詩亦先獲
我心

世事寧知頃刻間
春終會醉中
飄風
灑白髮
依在舊一書
山深橋多

和清園公使黎君詩
京詩有晴日比陰多
句如云

成齋澤羅

柳田泉文庫

圖係巖谷
誠仰大園
係小山遠
士
巖谷一六
曰新意古
調
又曰悟道
之言

又曰盤上
走珠
又曰一結
匪夷所思

光霽堂即興于時園中碧桃盛開

光風至自東霽月升南窓階前茫如雪花影亂重々
此時講道罷呼童煖醇醲仰吸杯中月以澆磊塊胃
三徑草不除榮枯任化工萬物元一躰那用說窮通
微醺清興發下階步園中夜深衣袂濕春艸香露濃
復坐月愈潔高在百尺松寥々無容伴尚友古人風
勿言千載邈斯道可追從自非濂溪周乃是鹿門龐
光風與霽月恍如見清丰二公見此月此月照二公
我堂雖云陋可以托高蹤月下碧桃發皜潔似仙宮
小山春山曰道氣滿幅而脫頭巾之習蓋其人光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頁寺

十三

蒲生

風霽月。詩亦光風霽月矣。

徐少芝曰。晉人清談。宋儒名理。合而成此詩。

龜谷省軒曰。青天白日光風霽月。作者自許。人亦

許之。

巖谷一六曰。余與綱亭交。殆二十年。盡其為人。今

此詩。細亭風貌精神。寫出逼真。讀之。有交膝談笑

之概。快々甚々。丙戌九月初二敬讀。

岡田后得曰。讀光霽堂詩。使人胸中灑然。塵火俱

銷。真是仙家雪藕冰桃。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三編例言

一偉人傳第八編刻成。據五編例言所揭。次為義字

集第三編。

一自初編至七編。評圈皆係本朝諸家。是編增以清

人徐姚二家評語。以一新人目。

一是編本非有意於編次。然就義集例之。初編之於

森田節齋。二編之於新井白石。是編之於藤森天

山。皆以文儒之士為傳首。蓋轟天震地之偉業。或

成乎。眼無丁字者。獨至於矯正澆風。挽回頹俗。則

有待於文儒之士。是無意中之微意焉。耳。讀者勿

春山曰。數語能發揮著述之本義。微旨。

匆匆看過可也。

一是編所載勿論軒冕布衣。多有關於中興閱圖之人。覽者能通讀全部。不啻得偉人尚友。又足以知鴻業之所由來焉。

一先生此著之外。別有佳人傳之著。試把兩傳合讀。忽而笑。忽而泣。忽而壯烈。忽而悽惋。忽而雄姿卓犖。忽而嬌容嫵娜。令人有觀名優演劇之想。而見先生之所以慨世諷人者深遠矣。

明治十九年丙戌夏至後五日。言西島久保雅彥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三編目錄

上卷

天山藤森先生傳 據履歷書及目擊碑 先生著書

木村謙次傳 據瀧川菊圃手錄履歷書 并碑

宮部鼎藏傳 據肥後人某作 傳并碑 德本翁傳 據和文傳 并碑

淺田宗伯傳 據其自序及目擊 碑

田中平八傳 據其子孫手錄 履歷書并碑 明石野幻當傳 據其息齋藤健順 手錄履歷書

吉田空曇傳 據和文傳并 碑 熊斐傳 據和文傳并 碑

蟹甲道人傳 據其自書行狀及 目擊碑

下卷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目錄 十五。 蒲生氏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卷之三 蒲生重章

坂本龍馬傳 附中岡慎太郎武市小楠據赤人大楠虎太手紀履歷書并口碑

中島兄弟小山鯨江大田五氏傳 據但馬人某所示履歷書及加藤櫻老話

木原松桂傳 據其尋親紀事冊子及同鄉人野村文夫氏話

三井親和傳 據和文傳 荻野天愚傳 據和文傳并口碑

賣茶翁傳 據和文傳 賣酒者傳 據和文傳

窮樂道人傳 據和文傳 志道軒傳 據和文傳并口碑

松井池田氏傳 據履歷書 山口茂登傳 據龍川菊園手紀履歷書

烈女赤岡阿竹阿蝶神保阿園傳 據門人市川生所示履歷書及會津人某話

西村老僕傳 阿部老婆傳

近世偉人傳 右通計三十三人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三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天山藤森先生傳

先生名大雅。字淳風。藤森氏。通稱恭助。號弘庵。晚更天山。又號十畝之間桑者。江戸人。其先出自信州諏神祠大祝。五世祖岑興以善劍技仕笠間城主井上侯曾祖良整傳公子。及其出嗣酒井氏。傳家長子以隨。子孫分仕焉。祖曰良武。父曰義正。仕小松藩主一柳侯。娶堀越氏。生先生。先生岐嶷夙成。常慨然憂天下之事。以經濟文章自任。弱冠承父後。為右筆兼世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卷之三 蒲生重章

子侍讀論事過激忤執政致仕去。天保甲午。土浦侯聘為賓師。委以學政。旋兼治郡。先生務興文教。釐革宿弊。治效稍々。見以先生羈旅用事也。俗吏忌之。謗醜騰起。乃謝病去。侯思其舊勞。尚給廩米三口。弘化丁未。來江戶。僦居於城東植坊。其明年移居於城西麴坊傍。其明年買宅於三絃溝之西。聚徒教授。名聲漸顯。既而徙下谷長者坊。大築塾舍。弟子數十百人。履恒盈戶外。侯伯問道。執弟子禮。諸藩執政。就諮詢國事者甚衆矣。嘉永癸丑。墨使率軍艦來。頗恣驕傲。有司疑。不知所為。先生憤激著海防備論二卷。水

后得曰所
謂談笑於
死生之際
者

戶烈公聞其名。有旨建白時務。先生乃著芻言六卷。上之。議論精確。皆可施實用。公擊節稱之。遂欲聘充顧問。先生固辭曰。吾不欲事二君。公益賢之。乃給廩米十口。安政戊午。幕府權臣專橫。忌正議之士。大興黨獄。公卿士大夫。處士庶人。凡憂國事者。多被逮捕。而以先生名望高。一世議論文章。亦能傾動時人。尤為其所惡。一日捕吏來收去。鞠之。素無可罪實。遂誣以誹謗時政。不許住江戶。其得謫命也。適與諸友圍棋。聞命。從容畢局。起曰。昔人遭流竄。或有悽然泣下者。死生有命。我豈然哉。諸君努力天下之事。可知也。

后得日子
聞喙口輒
唾罵執筆
輒譏諷為
有司所憎
殆有子瞻
之風

又曰半米
奕々

已乃去。遯于下總行德馬庫申歲。余訪先生寓。先生
延余書室。自煎茶閑談。余出文詩乞正。先生見其有
諷刺時事。語戒之曰。今之時為何等時。吐此激烈語。
則非明哲保身所宜也。遂令塗抹之。又乞大書尚綱
亭三字。先生欣然曰。子能以此匾其齋。以警則何事。
業不成哉。遂書而賜之。無何。世局一變。權姦奄斃。黨
禁稍弛。時先生久卧病。至壬戌十月。漸危篤。幕府特
赦先生歸江戶。以是月八日遂不起。年六十四。門人
私謚曰文雍先生。先生身林魁梧。眉大耳。顏如渥
丹。而藹然和氣。使人心醉。其學靡所不通。尤於經濟

瓮江曰著
書更有枕
湖紀勝課
見詩如不
及齋叢書

文章見長。蓋得諸長野豐山。又周旋於紫碧海古賀
穀堂。侗庵諸賢間。而益有得焉。詩亦古雅雄壯。有唐
宋大家之風。又善筆札。行草最優。雖斷簡零絹。人爭
寶之。先生晚自題曰後天下之樂而樂。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吾聞其語矣。世豈無
其人哉。贊曰。布衣憂世。似陳亮清議。賈禍似范滂。人
舉笑其狂。獨曰。今之時。何時也。吾恠人之不狂也。嗚
呼。是真可謂狂矣。蓋實錄也。所著有如不及齋文集。
春雨樓詩鈔各三卷。行于世。
善諷子曰。先生之在世也。與羽倉簡堂。安井息軒。藤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三
蒲生此輝

田東湖鹽谷宕陰田口江村諸子時々文酒徵逐以
為樂諸子皆一世之名流也使人欽慕不已於戲盛
哉。

徐少芝曰天山先生抱范文正之志使得竟其設
施古所謂社稷之臣此其選歟而乃激昂忤俗空
山高宏景之風慷慨憂時下總甚長沙之謫有心
人所為扼腕也觀其辭聘而為有故君遇變而不
改常度非學養有素惡易言此嗚呼偉矣。

小野湖山曰天山先生墓表門下士川田瓮江所
撰蓋亦盡矣此篇迂餘曲折別出一機杼而先生

精神風表宛然在目真至文也。

川田瓮江曰余嘗作先生墓表年少筆拙今而讀
之吾類有泚此篇拾遺補闕別出機軸異日史官
立傳捨彼取此可也。

中村敬宇曰余猶及見先生今讀此傳宛然在目
真化工之筆也。

姚志梁曰余嘗評先生文集獨未見海防備論及
芻言兩書為憾子闇盍借讀之。

王振夫曰措詞並不鋪張而藤森先生之先憂後
樂已無微不至使後人得想像先生之品詣此豈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上
蒲生氏棟

不有賴於斯文。

小山春山曰。余之初謁先生。在嘉永康成時。先生住下谷二長坊。業未甚盛。而余癸丑冬歸于鄉。不復入都數年矣。其後先生名聲日熾。門人大進。稱其高第弟子者。川田毅卿以下。多出于此間。故余當時不相知者亦多。獨依田百川隨先生遊吾鄉。談論旬日。甚相歡也。距今三十餘年。讀此傳。回憶往事。追慕不已。敬書其後。丙戌三月念八。岡田后得曰。先生寓行德。號其居曰皆笑園。此傳不載。故附識于斯。

木村謙次傳

謙次名謙。字子虛。木村氏。號醉古。謙次其通稱。常陸久慈郡天下野村人。家世農。父以其幼好學。將為醫。使受學於水戶儒臣立原東里。弱冠既略通大義。善綴文賦詩。東里奇之。當此之時。吉益東洞醫名馳海內。謙次乃負笈抵京師。入其門。留學數月。以學資空竭而歸。復寓東里塾。既而入原南陽門。修醫術。每治劇疾。急病。參酌二師術。往々奏奇效。云寬政五年。鄂虜寇松前。人心恟々。沿海戒嚴。謙次慨然曰。唉。此吾邦之劇疾。急病也。寧可坐視乎。憂憤如狂。當此之時。

成齋曰一篇警策其人躍然

瓮江曰當
日情狀宛
然在目

水戶侯遣吏於北地探其事情謙次乃趨詣藩邸強
請隨行藩察其慷慨至誠允之謙次抵蝦夷悉筆記
其所見而歸獻之藩府十年幕府命近藤重藏巡視
蝦夷重藏以水戶藩專心於北地也遺東里書請得
其知北地事情者攜行東里乃薦謙次使隨行重藏
大喜遂與俱發巡視曠漠斥鹵無人之境至惠土路
府鄂虜已建十字柱二人見而大怒謙次拔去之更
建一大標執筆大書大日本惠土路府廼去歸塗過
盤城訪瀧川雲石雲石嘗在南陽塾者也謙次踏木
履行裝質素如往隣里者相見語不及寒暄直陳北

又曰數語
善寫其人
前段奇節
偉論見非
偶然

地事情口吻飛沫乃辭去雲石留之弗聽送之出門
既去不見一日藩主文公召見謙次見公一拜即舉
頭侍臣曰無禮也宜低頭謙次曰公召我蓋欲見吾
面聞北地事情耳遂不低頭昂然詳陳其形勢利害
風俗物產等懇如如與朋友語者公大稱之賜月糧
若干謙次為人慷慨尚氣節好佩長刀劇飲善罵少
時在南陽塾醉後凌轢人南陽怒而放逐之高山彦
九郎遊水戶訪謙次一見如舊相識及別謙次作詩
贈之有天下野人醜男子相見談笑夜如年之句嘗
與友人談論南朝事情護良親玉寃死憤激不自禁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上

六

蒲生大辭

成齋曰奇
行雖彥九
亦避三舍

后得曰先
儒有句云
蠶婦無衣
匠屋漏經
國人老草
野間余於
此文亦云

又曰抑揚
生致

拔刀咬之。傍人戰栗。檢其刀鋒。刃缺寸餘。所著有足
民論八篇。嘗獻之水府云。

善諷子曰。吾聞方幕府盛時。文政天保間。江戶人口

一百五十萬餘。號曰三百萬。而民皆足矣。至維新之

初。東京人口僅々六七十萬。至明治十五年。得八十

八萬五千四百四十五人。云比諸幕府盛時。猶減六

七萬口。而民多不足矣。何也。豈由于歲之凶歉耶。重

歛苛征之害。民耶。抑養民之術未至耶。安得起謙次

於九原。論足民之法哉。若夫北地事。則開拓既已。奏

效。勝幕府之時萬々矣。使謙次聞之。其喜又如何哉。

重野成齋曰。自足民論轉來。徵之事實。慨世之意。

趁筆輒發。

又曰。予去歲乙酉。以公事抵天下野。其地在金砂

兩山之間。寥々僻邑。不意生此偉人。倘有子孫。應

藏其遺著。惜當時不訪及之。

川田瓮江曰。先寫學醫。說到治天下之劇症。何等

痛快。其人其文。百世不磨。

中村敬宇曰。奇人奇事。發為奇文。一讀可痊頭風。

岡田后得曰。有民社之責者。宜三復焉。

註七作八作
義集三卷一
七
蒲生氏粹

官部鼎藏傳

羽峯曰豪邁氣節尊懷是田城子本色

鼎藏名增實。官部氏。號田城子。鼎藏其字。肥後舊熊本藩士。父曰素直。業鑿。生子三人。鼎藏其中子也。幼而穎敏。志氣豪邁。不屑為醫。唯嗜文武。從叔父增美。學山鹿氏之兵法。增美奇其才。養為子。鼎藏夙夜黽勉。涉獵古今兵法。學術大進。嘉永己酉年三十。襲義父職。為師。負益尚氣節。慕高山。仲繩之為人。慨然以尊攘為己任。乃劍書漫游。視察海內形勢。歷訪天下志士。數歲。廼歸。名聲稍顯。受業者日多。四方志士遊鎮西者。必敲其門。鼎藏皆善遇之。癸丑。墨艦入浦賀。

又曰觀其友亦足以知其人

頗驕傲。鼎藏不勝憤慨。請藩主赴江戶。同志永島轟水二氏尋至。乃俱與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等交結。日夜討論時務。將有所為。而幕吏恐怯。不能舉。齎懲之師。遂講和。松陰奮然。將欲乘墨艦於下田。而視察海外形勢。鼎藏壯其志。脫佩刀以鑿之。松陰事敗。見捕。鼎藏嘆曰。唉。大事去矣。乃上舟於浦賀。達勢州。拜大廟而歸國。大開家塾。益講尊攘之大義。弟子愈進。遂為有司所忌。安政二年丙辰夏。第大輔以事被幽囚。鼎藏亦坐其事。被褫職。而豪氣不少。屈耕于田野。講習不怠。咏懷曰。壯士悲秋。已闌。荏苒歲月。曉星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上
八
蒲生氏粹

后得曰悲
壯可誦

羽峯曰明
大義

殘一天慘澹妖氛暗。半世蹉跎豪骨寒。文久二年壬
戌聞。王室危急。乃拉門生松村武秀走京師。因田
中河內介謁中山中將。議時事。又之薩。見有馬新七
田中健助諸子。議時事而歸。乃與同志謀。建白藩主。
其略曰。方今。王室危急。為臣子者。恬然傍觀。其罪
大矣。請舉國以殉大義。是時。閩藩士大夫多不知大
義名分。唱佐幕說。以勤。王為越俎。物議洶々。鼎藏
憂之。朝趨公子之館。如叩巨室之門。敢言。颯議遂以
定。國是。是歲十一月。藩主韶邦使介弟護美帥兵以
護。禁闕。鼎藏與住江轟木二氏奉藩命。先入京師。

又曰田城
子之喜可
知也

先是熊本藩有佐幕之名。朝野勤。王之公卿士庶
皆擯斥之。鼎藏與二氏謀。廣交勤。王士出入諸公
卿門。以表藩主勤。王之誠意至。是熊本藩勤。
王正議之名始顯乎朝野。既而夷鑑入攝海。京師騷
擾。鼎藏奉藩命。拉門生佐々淳次山田信道。巡視攝
泉海岸。乃圖畫沿海形勝。附防禦策。以上。後妙小路
侍從奉詔。巡覽攝海。亦據鼎藏所製圖。以為摹範云。
三年癸亥二月。藩主韶邦朝。京師。護美就國。鼎藏
與住江夷木等。皆以藩命留。盡力國事。四月皆歸國。
五月徵護衛。禁闕之士。鼎藏復與五十餘人入京。

后得曰此
當時義故
所切齒清
側之舉萬
不可已矣

師當此之時衛士凡三千餘人三條公為之總督擢
鼎藏為其曹史既而行幸大和親征外夷之詔出鼎
藏參畫其機務八月之變三條公以下諸公卿及勤
王諸士奔逃長防鼎藏亦從焉途使阿州轉使土州
鎖境不入露宿山中者數夕困頓而還從三條公常
侍其左右公欲因長藩奉前勅使鼎藏謀京師動靜
鼎藏乃變姓名微服入京師時會津侯為守護職置
邸於九門內挾天子擅權威搜索勤王士甚嚴鼎
藏與同志謀將欲乘夜襲其邸第為清側之舉乃一
夕糾合義故會飲于三條小橋池田屋義故未悉集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上
九
清生氏排

羽峯曰子
房容貌如
婦人真文
夫果不在
外貌偉猛
也
又曰至孝
故能立大
節斯大義

而及為會兵所襲眾皆奔逃鼎藏慨憤呼眾曰唉吾
事畢矣諸君盍引決乃自刃實元治紀元甲子六月
五日也時年四十有五鼎藏容貌溫和接物不見圭
角然至其臨大節斷大義則豪邁蹇諤之氣不可奪
也性至孝雅言人苟不孝則雖有才藝之美亦禽獸
而已何以立于士林乎故教弟子亦必自孝經始幼
而喪父事祖母及母苦節力行多人所不堪鄉黨皆
稱其孝藩嘗旌賞之云
善諷子曰嗚呼鼎藏雖志業不遂而遭禍其忠孝大
節千古不磨滅異日大史氏修國史固將有採焉丙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上
九
清生氏排

近世偉人傳 新集三編上 蒲生氏粹

后得曰想見武足其人

戊春熊本縣士末岡武足叩門請見。余延見之。乃出鼎藏行狀。而請立之傳。余諾之。其人質樸真率。言語靜穩。絕無方今諸生輕躁浮薄之態。慷慨憂世。談話移刻而去。嗚呼。彼豈慕鼎藏之風。而興起者耶。因附記之。

中村敬宇曰。此傳也。可以為論語有子孝弟章之好注脚矣。

南摩羽峯曰。田城子移孝為忠。能變藩議。以盡力王事。雖其志不遂。氣節凜乎。千載不磨。吁。士不明大義名分。不足以為士。信矣。

岡田后得曰。忠孝慷慨如田城子其人。而在今日。則其立于大臣參議之班也。審矣。而斃於非命。孰不憫其不幸乎。而今得此佳傳。田城子乃可以瞑目矣。

又曰。聞田城子之墓。初不知其所在。後獲之於西京三條畷三緣寺中。門人故舊。纒樹石以表之。云嗚呼。田城子功在王室。而被其獎勵薰陶之人。今現列貴顯者眾矣。盍建一大碑。以弔慰其忠魂毅魄乎。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上 士 蒲生氏粹

德本翁傳

德本翁傳

德本翁。姓長田氏。三河國大濱村人。其先不詳所出。翁為人恬澹寡欲。寒寔自安。號曰知足齋。大永享祿間。挾醫技游于甲斐。故世謂之甲斐德本。翁好用攻擊之劑。故富貴之家。往々忌懼。而山野素朴之民。特信之。翁亦不慕勢利。而安乎僻陋云。天文中。去甲之信。居諏訪郡東堀村。天正之末。武田氏亡。翁復之。甲斐。自構草廬。號曰茅菴。出則頸掛藥囊。橫跨牛背。道遥自適。藐視富貴。憫恤貧賤。或應權豪之招。取藥價。不過貼十八錢。蓋欲矯世。暨之。奔競勢利也。寬永中。

拙軒曰酷肖韓伯休

羽峯曰狀得精妙躍然見翁

右得曰古之人厚於柳子厚叔劉禹錫

台廟不豫。百方無驗。醫負某薦翁。時年百十有餘。歲白鬚髮。々如神仙。頸掛青囊。跨牛飄然而來。一診乃欲上峻劑。衆醫不肯。翁因詳辯其可否。台廟信而服之。不日奏效。賞賜頗厚。翁固辭不受。算貼十八錢。以去。於是其名轟于天下矣。後有司傳旨。問其所欲。翁曰。吾無所欲。然屢蒙厚旨。今則有所敢請。我有故人在山中。糟糠之不飽。為賜一廬。以存活。何幸如之。有司乃擇宅地於甲之山。黎郡副金若干。以賜之。翁欣然。乃悉與之。其人已則去。甲復歸于信州。故居以自養焉。初學醫於羽人殘夢。後從玉鼎者。受月湖道。

近世韋氏傳 續集三編此 上 痛楚

人禁方。月湖者，本明杭州人，歸化居鎌倉，業鑿大行。翁所著若干篇，曰十九方，曰梅花無盡藏，曰神機疾。病療，曰採藥奇方。蓋月湖禁方居多。云翁以寬永七年庚午春二月十四日沒，享年百十有八歲。有男曰孫兵衛，門人數十人受其禁方者，僅二人，曰馬場德寬。曰今井德山。

善諷子曰：德本翁邈矣，其行事不可得而詳焉。世傳翁多禁方，故其方書藥名，往往以一字記之，如其稱樺者，世不知為何物，或曰山櫻皮也，或曰翁喜用本邦之產，自採藥於深山幽谷，蓋別是一種之藥品，非

息軒曰贊
勁於傳

后得曰宛
然見幕府
時代醫風

山櫻皮也。片倉元周曰：嘗聞諸一故老，樺即黃連黃芩，大黃桂枝各等分，細剉黑炒者，其不可得而詳，往往如此惜哉。贊曰：恬然知足，乃茅其庵，憫恤貧賤，行潔不貪，十有八錢藥價，何廉賞賜不受，聲名頓聳，吁彼世醫競就炎，翁矯其弊，寒窶自甘。又曰：脚踏牛背，頸掛青囊，其中維何十有九方，危病劇疾，霍然如失，玉卍妙用，維翁之術，麗服大輿，彼何人，歟。錫錫不辨權門，競趨醜哉，世弊唯外維麗，乃大其門，不脩其藝，吁翁之風足以警世。

皆文久紀元。重光作盟孟陬。撰于江戸長者街。

安井息軒曰。以予所聞。德本行自呼曰甲斐德本。一服十六文。此云十八錢。未詳所出。

鷲津毅堂曰。德本山野一醫生。而台德公召服其藥。而不疑。當時幕廷之簡易。亦可推而知耳。子闇寫之。狀情宛然。真是傳神之筆。

南摩羽峯曰。藐富貴而憫貧賤。仁矣。好用攻擊劑。勇矣。不貪藥價。廉矣。不慕勢利。有守矣。其他著書之多。與眉壽。皆所人不易及。宜矣。其名聲藉甚。以至今也。今世不聞有如此人。豈時勢使然乎。將隱

於僻陋乎。

村山拙軒曰。德本翁之於技術。可謂極得心應手之妙。後世所傳遺書數種。不可信者多矣。然其劇藥峻劑。往々奏奇效云。或有得其傳者耶。岡田后得曰。有德本之心。而有德本之術。則初可稱仁術也。今之稱大醫者。往々駟僇之流也。所謂仁術者。索然掃地矣。

近世偉人傳 卷三 古 清生氏

淺田宗伯傳

宗伯名惟常。幼名直民。字識此。淺田氏。號栗園。其先出于源賴光第五子乙葉三郎賴季。々々從攝津遷信濃。其子孫住筑摩郡內田鄉淺田莊。因以為氏。累世屬木曾氏。々々亡。而屬小笠原氏。是為信濃源氏之族。高祖某拮梗原之役。為武田氏戰死。某有遺孤。乳母抱之。匿於小笠原封邑栗林。家臣從者僅四人。迨德川氏霸天下。以其閥閱。賜宅地五區。主從居焉。以農為業。祖諱式藏。號東齋。有才學。兼精乎醫術。為鄉人所稱。配百瀨氏。生四男一女。長曰惟諧。字惇

后得曰伏後案

篤。號齊庵。初從松本儒負木澤天童學經義。又就堀內桂山修醫術。娶橫山氏。舉四男三女。其長即宗伯也。宗伯幼岐嶷。受孝經論語詩書句讀於其父。年十三。從舅氏熊谷某。讀傷寒論。又從木澤天倪。受左氏文選。年甫十五。得祖徠集讀之。佶屈聲牙。頗苦其解。又與儕輩輪講戰國策。苦艱澁難解。乃執史記參照。頗得通悟。常好讀耕官野乘。欽慕古豪傑之蹟。屹然立志。出遊高遠藩。學醫於其教授中村中保。年十八。負笈遊京師。主中西氏家。與吉益川越二氏門生講究傷寒論。又徧訪名儒宿醫。叩其持論。頗有所覺。乃

近世偉人傳 卷三 古 清生氏

羽峯曰是乃屹然立志處

歸鄉襲箕裘業一日過祖先城趾慨然曰祖先以武而顯余豈不可以醫而顯乎乃辭父出于江戶困躓危苦殆三年無人知之者偶有人拉見之醫官本康宗圓宗圓一見曰子篤志鬱然形乎眉宇宜選其人請益因紹介之多紀蒞庭小島學古喜多村栲窓三先生宗伯既得師友之推輓其業稍行既而有急報曰父罹傷寒危篤宗伯乃星馳至鄉則前一日既逝矣宗伯哭而慟居喪數旬自奮曰當揚醫名于天下以面祖先及先考於地下耳乃托祖母慈母及二弟三妹於親戚而又至江戶益力業節用省費貯餘贏

又曰其志之篤可以見

以贈之鄉里既而醫術日行諸侯聞其名聘之宗伯一切謝絕以研究學術為己任特受笠間侯嚴邑侯饋廩米以為學資安政六年己未奉幕府命校醫心方於躋壽館賜白銀二錠文久元年辛酉春三月閣老關宿侯傳旨謁將軍照德公以為徵士慶應元年乙丑秋八月幕府命療佛國公使烈翁魯病宗伯乃到橫濱就其寓館診之譯官可春在側具陳其病狀曰公使今茲齡四十有九患腰脊疼痛者數年未甚害於事迨使于日本痛漸甚近日起居不可飲食無味殆至廢職西醫以為風濕外蒸慰之內服舍利別

后得曰似
讀倉公傳
醫案

羽峯曰善
察其皮裏
恭鏡洞然
醫發知膏
之亦不過

而無寸効。一醫曰：此風濕浸淫，遂變為中風，非溫泉不可。因浴熱海溫泉，痛稍緩。既歸，益劇。且腰脊間如漬冷水，通夕不得眠。宗伯診畢曰：公使之病，非風濕，亦非中風。若是風，則法當脈浮發熱；若是濕，則法當關節疼痛。若是中風，則法當有身軀偏枯，其脈左右偏勝，手足麻痺癱瘓。言語蹇澀等症，而今皆無之。可知前醫診察之誤也。已。審公使之病，四肢倦惰，動作不自由，其腹軟弱無力，且左跌陽少陰見濡脈，必是腰脊左方有損傷，筋絡血氣之不能順利。既過數年，氣血日漸衰，元陽不振，而見腰脊疼痛如漬冷水之

症也。試問：少壯有患打撲折傷及金瘡癰疽大吐血等症乎？公使答曰：有之。余為陸軍將，廿年戰鬪數回，就中十八年前嘗一大戰，晝夜三墜馬，其第二次大砲丸中馬首，余忽墜地偃臥，馬亦倒而死。我背上時余勇氣勃々，不甚覺痛楚。後數日乃發痛，宗伯又問：寒暑之交，或霖雨急冷時，必發痛。答曰：然。急冷時尤甚。茲土比本國，候稍寒，故為痛尤甚。宗伯曰：是為腰脊間有死血故也。請審診痛處，乃入室，裸而視之。第

十四十五脊骨破碎，陷左章門，至臀肉瘠甚如削。宗伯曰：此恐為馬足或馬脊所壓大骨，既碎，督脈為之

羽峯曰亦
精亦妙足
以壓西洋
醫

又曰明眼
如火

近世傳人傳
傷損不能營養故致疼痛痼冷也意數十年之患非
一朝可復宜服溫經順利劑以俟漸痊耳公使曰謹
乞靈藥乃作桂枝加苓朮附湯與之外施針治凡一
周腰漸溫痛漸減後服虎脛骨丸痛益安無幾歸國
幕府賞賜白銀二十錠佛國帝亦謝以自鳴鐘及羶
羯二年丙寅照德公在浪華城疾篤急擢宗伯為侍
醫至診則脚氣也曰將衝心危甚洋醫曰是心臟焮
衝之症宗伯乃疏脚氣衝心兆候五條以駁之呈諸
閣老後果如其言而薨既還為天璋晴光本壽三夫
人執匙賜世俸三十人口廩米二百苞叙法眼明治

后得曰其
言中而乞
骸骨有德
本之風

四年辛未辭執匙卜居牛籠將考盤送餘年而輿病
請治者絡繹如織清國及朝鮮使節在我邦罹病則
必請診於宗伯明治十二年己卯七月早蕨典侍有
身命宗伯診之皇子明宮降誕弗豫遂以宗伯為尚
藥年賜金八百圓御綃二純叙正七位尋花松典侍
有身誕滋宮隔年又誕增宮宗伯並為尚藥十六年
八月兩宮俱罹胎癩宗伯知其不可為固辭兩宮果
薨宗伯乞骸骨上憐其誠實樸直不允宗伯感激
涕泣以計報効不自揣年老每月一次會同僚益研
究保嬰之治以著養幼新篇宗伯身材魁梧音吐如

近世傳人傳
後集三編上
大
補生九辛

近世偉人傳 卷三 上 澤生氏
鐘今茲丙戌齡七十有二顏如渥丹矍鑠善飲為人
慷慨憂世嘗嘆曰我道之壞由于異端而為我道之
揚墨者莫西洋若也著原醫警醫紀事西醫指要內
科闡微私評諸書以駁之當幕府之末造與執政之
士屢論時事其最所善者為厩橋侯川越侯吉井侯
及川路左衛門水野筑後小栗上總黑川近江井上
信濃佐々木信濃其他如藤森天山羽倉外記林鶴
梁佐田介石苟有憂世之志者不論貴賤緇素深締
交而上下其議論所獻言頗多又當幕府傾頽之日
奉和官及天璋夫人命謁總督宮請鎮靜江城事悉

羽峯曰古
人眼光所
未及何等
卓識
后得曰論
語傷寒論
應前為結

准允城下百萬生靈得賴以安枕席乃賜章衣一襲
以賞之宗伯雖業醫乎亦兼通儒藝雅言魯論與傷
寒論皆是實事其旨亦相近也故脩身以魯論為要
治病則以傷寒論為主其教門生亦皆用此言云所
著有脈法私言傷寒辨要雜病辨要傷寒雜病辨症
險症百問傷寒翼方古方藥議行軍備要治瘟編及
皇國名醫傳前後編先招醫話等數十部
善諷子曰成田山默堂師記宗伯行事名曰寂然不
動以下其壽藏於東台山中善哉其名之也宗伯信
所學篤確乎不拔不為世之洶々動實為漢醫道之

近世偉人傳 卷三 上 補註

羽峯曰贊
來字々皆
實決非虛
褒

泰斗世之以漢醫為業者賴以為重矣則其所以報
祖先及先考者又無以加之於戲偉哉
又曰宗伯不以余之不肖辱忘年交屢訪余於俎槁
尚裝亭中余欲立之傳以報知己之意久矣而未詳
其少壯時事故不能執筆也乃者宗伯見示栗園自
序頗盡其生平因隱括作此傳但恐其失實故文辭
多用其成語云
中村敬字曰余不知成田不動為何如宗伯者豈
非不動尊之最顯威靈者耶人々有固有之不動
尊弗思焉耳

羽峯曰余
亦左祖此
評

南摩羽峯曰當今言醫者一亦西洋二亦西洋無
復顧漢法者栗園翁獨株守舊法確乎不動能治
西洋醫所不能治者屢奏奇功亦足以宣揚國光
所謂上醫々國者非邪
小山春山曰栗園先生當世偉人而子闇所最親
交編中固不可欠蓋立傳之意在詳悉無遺漏故
據自序縷述自為別調耳然若療佛國公使疾一
節纒々六百言不免稍冗少加簡裁而可子闇以
為何如
岡田后得曰偉人傳中倉公傳漢醫生宜三復焉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三編上
二
痛生氏梓

田中平八傳

平八名政春。幼時稱釜吉。平八其通稱。信濃國伊那郡赤穗村民。藤島卯兵衛第三子也。出為同國飯田町田中保兵衛義子。為人豪俠。有大志。狀貌魁偉。眼光射人。年甫八歲。從同村儒中村儀重學。既長。從事商賈。然每夜從齋藤某學劍法。安政六年己未。橫濱開港。海外貿易事起。平八慨然曰。是吾遂志之秋也。乃奔走四方。多買生絲及茶。抵橫濱賣之。外人以是起身故。晚自稱曰。天下之絲。平云。先是萬延元年。康申以商業。屢往來中山道。適遇清川八郎。慷慨論國

春山曰五字悉其人

瓮江曰一語足以見其大志又曰奇人奇遇

又曰奇人奇遇

事。平八大服之。竊有所盟約。文久三年癸亥冬十月。平八買茶。自四日市運漕于橫濱。海上遇颶。船覆。所載茶沈沒殆盡。身僅免溺。會同志伴林六郎將溺死。平八盡力救之。六郎賦國詩謝恩。元治元年甲子夏五月十一日。平八發鄉如京師。投三条橋畔逆旅池田屋。適遇吉田矩方。古高賴母等。談論甚驩。情好日密。遂俱訪佐久間象山。聽其卓論高說。皆感激而去。六月。幕吏捕矩方賴母等。平八密懷矩方書。走大坂。訪久坂義助於天王山。達其書。歸途復訪象山於京師寓。議前途時事得失而去。是秋八月。寄寓江戶深

奇人奇遇
江曰又

川材木商某氏家。適聞水戶藩士田丸直諒。藤田信等舉兵於筑波山。乃托伐木。直辭去。投其軍。既而筑波軍與武田耕雲齋軍合。與幕兵屢戰于那珂港。既而軍議不合。辭去。途為幕兵所捕。下獄。數旬而被釋。走抵橫濱。然徒手不能自活。乃為神奈川程谷間驛。夫俗所謂雲助者。勞役最苦。既而為橫濱商大和屋三郎兵衛食客。以賣買洋銀。頗得贏利。慶應元年乙丑秋七月。開兌換舖於橫濱。始成家。未幾罹火災。家產蕩盡。平八不屈。百計經營。生產復殖。迨明年。家道益豐。遂入鉅商大賈之列矣。三年丁卯秋九月。歸舊

春山曰大
志之效顯
焉

里。展墓。多齋金。惠與朋友。故舊親戚窮乏者。以從弟某繼舊里田中氏家。延還。當斯之時。橫濱貿易日。向隆盛。而稅關局一月所收稅金甚少。不足償局務諸費。官甚患之。平八乃與同港商鈴木保兵衛謀。獻策曰。夫外商之輸入貨物也。收稅官只問其原價。而後賦課之稅額而已。故外商狡猾。偽原價為少額。以逋脫稅金。今官備現金十萬圓。因彼所偽原價。而盡買其物品。則逋稅之弊息矣。乃兩人各具金五萬圓。於官庫請行之。官許之。任其販賣物品之法。於二人外。商大驚。始告物品原價。至其翌月。輸入稅之增加者。

近世傳人傳
新集三編上
三
蒲生氏

殆四倍矣。四年戊辰春，以商事抵甲府。會幕府脫兵在勝沼，捕平八同行者。平八乃說官軍隊長谷某，使自間道襲賊軍後。賊敗走，同行者得脫歸。閏五月十四日，平八以事到江戶。會官軍攻彰義隊於東台。平八躍然曰：「是好機會也。」乃投官軍戰于東台山下。追擊賊隊長花俱某，奪其胄而還。官軍隊長某賞其義勇，勸之奉仕軍務官。平八辭曰：「余之勤王不在軍事，別自有在。」卒還橫濱。大擴張商法。是歲秋九月，改元明治。明年己巳，官用平八議立貿易商社。以平八為肝煎。肝煎猶曰管長也。十月立為替會社於橫

瓮江曰一
語絕妙
春山曰志
之最大處

濱立其支社於二府五港，亦用平八建議也。平八又為之長。三年庚午秋，設水渠於橫濱也。平八周施甚力，遂竣功。四年辛未二月，立生絲檢查會社，以防蠶絲濫製。平八又周旋甚力。九年丙子，物價低落，米穀尤甚，庶民窮乎納稅，奧羽兩越，民有菜色，物情嗷々。平八乃倣常平倉意，條陳其利害。大藏卿納其議，命平八使多糴買米穀，米價果騰貴，農民林喜。諸國貼然。其明年，官遂立常平局。十六年癸未，平八養病浴于伊豆熱海，患其僻地郵報不便也，捐私財六千二百餘圓，架電信線。又患其乏飲水也，捐私財千五百

近世傳人傳
後集三編上
三
蒲生氏

竟江曰奇
人奇遇
春山曰前
後顧應之
處如讀史
迂之文

又曰見大
商之樞機

圓引水渠以益衆庶時適岩倉右府亦養病來浴聞
其名延見驩談移刺後公語人曰吾夙聞平八名今
見其人豪氣俠骨真可愛其自稱曰天下之絲平亦
非過言也十七年庚申五月病肺而歿年五十有一
善諷子曰平八善積善散真得陶朱公術者耶方其
窮時則為雲助迨其得志則與大臣輔相接膝驩談
何其偉也余聞平八在熱海詣岩倉公所也電報皆
至一日得二十通公驚曰余為天下宰相而得電報
一月僅不過十餘通而已而子得電報如此其多握
商權亦重矣夫嗚呼此可以見平八商法投機之敏

也。

又曰聞平八嘗給學資於高島學校生徒五十人又
捐金五千圓以助子安峻柴田昌吉等編纂和英字
彙亦可謂美舉矣昔者大賈呂不韋禮招天下之學
士以著呂覽惜乎以平八之資力不思出于此也雖
然其為子孫者苟繼其志而為之豈其難乎噫
徐少芝曰推倒一世智勇平八殆善學陳同甫者
川田竟江曰戰國豪傑出於武人方今商賈世界
豪傑往々發跡商業絲平即其一矣作者解此意
故筆々活動其人躍出紙上

近世偉人傳 新集三編 卷上 菅生氏

姚志梁曰。今之五洲。一通商之區也。古之經世者。曰。重農抑商。今則商亦不可輕。不明乎此。內不足以阜民。外不足以柔遠。其所係大矣。觀平八之創立會社。檢查生絲。於全國商局。已挈其要領。其措畫他事。亦卓々可傳。豈唯市井之雄。殆亦識時之俊傑歟。

小山春山曰。安危夷險。隨境變化。而其所處。每綽綽有餘。其奇策深謀。皆自一志出。吁。若平八。實不愧古豪傑之士矣。

明石野勾當傳

明石野勾當名文一。本姓齋藤氏。越後蒲原郡龜田町人。年十三失明。從鄉人三代一受鍼術。至年十五。慨然歎曰。僻地不足以立身成業。於是請父母遊江戶。父母以年少且盲不許。文一回請而不已。父母乃議曰。兒雖盲亦男子也。四方之志寧可止乎。明年父携到江戶。托龜田宗軒而歸。宗軒越人而業醫者也。文一益專心乎鍼術。受業於杉山流鍼醫某。雖祁寒暑雨。未曾一日休。諳誦十四經難經諸書。年十九。盡傳師秘術。文政十三年為勾當。稱明石野勾當。其業

大行。其國君溝口侯召見。東叡山法親王召施鍼治。特優待之。其詣日光山也。命使扈法駕。時人榮之。勾當住于江戸本街。其息健順與余交善。以故。余嘗寄寓其家。健順嘗患疫。因循不瘥。殆為癘熱。余療之而愈。勾當大喜。開宴謝之。勾當性至孝。雅語。健順曰。余雖身在千里外。未嘗一日忘父母。余幼而失明。貽憂父母。百倍常人。吾死必歸葬考妣墓側。吾將長侍夜臺。文久間。有感于時事。將急歸鄉。或人謂之曰。子雖老。尚矍鑠。而其業大行。宜勉強殖財產。以為子孫計。勾當笑曰。人生幾何。惑溺名利。而奔走于他鄉。何若。

養老於桑梓。幽閑之地。世之不知足者。終身役於乎。車塵馬足之間。而斃亦可憫也。且比年來。外夷跋扈。尊攘之說大起。至於幕府大老喪元於道路。時事可知也。已。遂挈家歸龜田。無幾。幕府果顛覆。明治元年七月。勾當罹疾而沒。年七十一。勾當清癯。音吐琅々。醉後與余評論古今人物。往々出乎人意表。又圍棋不錯一道。其強記出于天性。健順承家業。醫。號東牖。亦博雅君子也。高足弟子亮娶其妹。襲稱明石野。今住于日本橋區數寄屋坊。其業亦大行。善諷子曰。勾當雖盲于目。不盲於心。預知時勢之變。

遷而為一生計。可謂明矣。世之雙眸。熒々昧乎。見事一生無成者。何也。噫。

徐少芝曰。為不盲于目。而盲於心者。痛下針砭。絕妙。譏諷。祇在對面發揮。

重野成齋曰。語健順曰云々。孝愛惻怛。唯此一語。已足千古。

姚志梁曰。其父母曰。兒雖盲。亦男子也。此亦名言。古人中如左邱明。盲可及乎。

吉田空曇傳

洞齋曰。文有建瓶之勢。

又曰。空曇能覺天地生物之心。又曰。吾家二字刪去如何。

吉田空曇者。安永間老醫也。為人狷介。博學高識。不與世苟合。是以其術雖工。不售。家貧甚。嘗不舉煙三日。空曇讀書自若也。僕有吉助者。善事空曇。不給俸金。而不去。一日謂空曇曰。窮迫至于此。恐餓死。先生將如何。空曇曰。誠如汝言。然吾聞天不生無祿之民。吾少而究醫學。凡天下之病。無不可治者。而今不售窮。至于此。天也。甘餓死耳。汝速去。吾家而仕他。我復奚恨。言未畢。有叩門者。吉助出而應之。一婦人來出金三方。曰。往日賴先生高庇。小兒篤疾頓癒。聊以謝。

洞齋曰窘
窮至此苦
節可想矣

又曰天不
生無祿之
民至此有
驗

恩。吉助大喜。謂空曇曰。速以此買米。炊飯供之。空曇曰。久空腹而遽喫飯。則害生命。宜先烹粥而食。吉助乃烹粥。明日炊飯而俱食之。又有叩門者。吉助投筋而起。應之。一男子出金二兩曰。余兩替街某氏番頭。佐次右衛門者也。去年請先生治。而大患幸愈。時有主急事。如遠國。不遑謝。遲延至此。今了事而還。聊謝再生之恩。且又有所請。願見先生。吉助以告。空曇乃延見。佐次曰。吾主人罹篤疾。衆醫皆辭而不與藥。先生昨年救僕命。願來診。復救主命。幸甚。空曇曰。余不遇窮迫。出無衣服。故久不出門。且絕糧三日。今日始

又曰飢餓
不能出門
戶佐次頓
見此狀不
得不驚

喫飯。疲勞不能步。佐次大驚。乃還求衣服。僮輿來迎。空曇乃往診。曰。主病誠篤矣。然余尚有所見。乃與藥而還。厥明再診。危證稍退。病者始喫薄粥少許。從此病日快。經五旬復本。舉家大喜。欲厚報。使佐次說曰。吾主親戚元有業。醫曰順昌者。其術大行。而今既死。家絕。先生若稱順昌。則世人知其名。先生之妙術。必行于世。主人亦將造大屋奉先生。且雖言涉不敬。吾謂先生之名非吉祥也。夫空者乏也。曇者陰也。先生之醫名不顯于世。而窮不亦宜乎。勝母朝歌。古人亦忌之。先生幸察焉。空曇笑曰。善矣。乃改稱順昌。某氏

造美屋奉之。且贈數十金。以謝再生之恩。順昌醫術果大行于世。家終富云。

后得曰甚則欲易人禮噫
又曰此評深得作者意

善諷子曰。空曇之窮亦甚矣。然空曇已曰。天不生無祿之民。而忌窮改名。何也。蓋其人仁恕不欲空人之厚意耶。余特惜其改名也。雖然。今夫曲學阿世之徒。捨我從彼。改更變易。莫所不為。獨尤於空曇乎。噫。姚志梁曰。空曇以救貧之故。舍己而從人。其所失止一身耳。善諷子猶惜之。若使謀人家國。而專以舍己從人為務。則所失尤大矣。夫用己名。未必不可致富也。用己法。未必不可自強也。此善諷子言

外之意也。

徐少芝曰。改名不足病。所惜者。襲他人名。以售其術。大非狷介初心矣。僕若吉助。固始終不渝其志者乎。

豐島洞齋曰。有所守而不憚饑餒。豪傑之士所為。空曇不易志媚世。自甘空乏。見其僕之共窮餓。而不忍去。可以知其節足感人。其改名小事。不足深責也。
岡田后得曰。立傳之意。多在乎文字外。

熊斐傳
蕭生氏梓

熊斐傳

熊斐。熊代氏。名斐。字淇瞻。通稱彥之。進。號繡江。以熊
斐行。肥前長崎譯官。為人豪爽。有俠骨。學畫於清人
沈南嶺。其名高一世。嘗外國貢虎。幕府命熊斐寫其
真熊。斐乃欲寫其咆哮之勢。持杖擊之。虎舉頭。開口
眼如電光。怒氣可畏。衆皆辟易。熊斐泰然不動。操紙
筆寫之。一富商持素絹乞畫。久而不成。富商乃欲以
利賺之。一日說曰。先生速賜畫。則僕請為令女辨嫁
裝。熊斐大怒曰。汝以我為畫工乎。吾辱職譯官。若假
汝力嫁女。何面目以立士林乎。乃還其絹。又一貴權

洞齋曰筆
勢生風勁
於虎嘯之
風

又曰文字
跌宕態度
橫生態斐
之瞞衆景
狀焉得妙
又曰覺上
加始字如
何

張宴欲使即席揮毫。厚禮而招之。聞之者亦各持絹
紙而至。熊斐已至。連引滿大杯。頽然醉倒。鼾聲如雷。
至深更。衆皆散。覺不畫一紙。而歸。後人恠問其故。熊
斐笑曰。彼挾權勢。故吾托醉不畫。戒之耳。其豪俠如
此。善諷子曰。一小吏而有此氣節。是其畫之所以超凡
也歟。余藏其畫一幅。驚鷺立柳梢。窺香魚柳絲。沒水
其色淡。香魚潑刺。欲躍。妙逼真。欸曰。崎陽熊斐寫書
亦有氣骨。

徐少芝曰。與戴安道碎琴情事異。而氣節同。

近世韋人傳
義集三編上
三
蕭生氏梓

重野成齋曰。贊詞妙甚。

姚志梁曰。此自是一奇士。優於空曇多矣。

小山春山曰。筆氣道上。贊語更逸。

豐島洞齋曰。一精乎醫而狷介。三日不舉烟。一妙乎畫而豪逸。不屈於貴權。自彼歐風售技術。藝唯利之視者。而見之。俱為迂僻男子。而為知其迂僻。為興國回元氣之基乎。裝亭大雅連收之。寓意深矣。

岡田后得曰。使拂鬚髯拜車塵之徒。愧死。

蟹甲道人傳

蟹甲道人。初曰三家正義。信州水內郡荒瀨原村。刀劍鍛冶也。天保年間。造大刀長一大二尺七寸者。獻納諸越後伊夜日子神祠。以禱寶祚無窮。洋夷敗遁。方弘化嘉永間。邊警太急。乃往水戶。造攘夷刀。嘗經源烈公賞覽。云迨大政維新。廢刀之令出。改姓名曰靜谷靜觀。以大蟹之甲為笠。常戴而歷游海內。巡視學校。因號曰蟹甲道人。明治十年丁丑夏。道人來請曰。願得先生書。余則延見其人。太奇。乃書與之曰。蟹甲代笠。以橫行天下。良治為閑人。嗚呼。可惜也。

石得日用
韻妙

洞齊曰理一萬殊自萬殊見之世界中所見所聞莫非學者以世界為大學校不誣也設學舍立科目局而教之即

道人拜謝而去。明年又來見曰：既巡視學校者若干。因樹一碑於長野村善光寺。出其墨本示。余受而見之。即余學友中村敬宇翁所作。文曰：學問不止於讀書。智識不獨長於學校。人間萬事無非學問也。百工術藝稼穡貿易無非所以長智識也。古人曰：世界者大學校也。豈不信哉。雖然。讀書為開心智學工藝之本。而學校為育人材美風俗之具。其可忽乎。信濃人靜谷靜觀氏。歷游信越駿遠。相武觀大小公私學校。喜教育之道漸盛。將歸而樹碑于故鄉。請余記其事。因作之辭曰：明窓淨几。不出學者才德之士。產于

理一也。理一立而萬殊生。敬宇網亭二君之說相終始矣。又曰云然。作云爾似可。

田野雖則云然。學校會社利于邦國。豈可量也。其後不復至。蓋仙去也。善諷子曰：蠅甲道人少時慷慨憂時。欲揮日本刀。從事邊警。而不能也。既而遇時勢之變遷。不能自遣。歷遊海內。以洩幽憂。亦可哀也。夫其樹碑自謀不朽。亦不得已也。夫噫。

徐少芝曰：方今崇尚西學。宜乎室刀之廢。而良冶為間人。特以道人之英奇。有不可一世之概。而侘傺終其身。則有心人所為廢書三歎也。中村敬宇曰：此老人一經文士之手。頓增位價。如

此以是知古人之入班馬之筆者其為幸果如何也。

藤野海南曰道人先天下憂而憂蟹行橫文應其所大忌而故戴蟹甲又歷游天下視學校歸而建視學碑其意亦何在蓋滿腹嫉世之情到頭不能發而熄其所見之形迹顧非真影也。

小山春山曰明季往々有此輩人然至戴蟹甲縱行天下則道人一而已矣。

豐島洞齋曰道人真一奇男子也道人憤激之餘變為無腸公子漫遊以終世其常戴大蟹之甲者。

豈表其無腸乎將取蟹之橫行乎道人已仙去余質之善諷子。

岡田后得曰子聞贈蟹甲語敬字翁碑辭並用也字為韻暗合可謂奇矣而奇語並足以不朽蟹甲蟹甲可以瞑目也。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喆 全校

蒲生重良

家嚴老健無日不飲酒無日不作文作偉人傳既
已十四卷矣今茲丙戌又作二卷不肖兒裕欣然
拜讀謹賦一律以代跋文云
幽窓繙帙獨悽然無數偉人恍現前至孝尤欽松桂
節精忠偏慕鼎彝賢洋夷侮謾懲先日諸士慨慷思
往年毅魄英魂呼不返空留偉蹟入新編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三編卷之上終

010190530367

48-13354

